

熟悉性何以构成生活世界的超越论基础

张雨欣

郑州大学哲学学院, 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5日

摘要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晚期现象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但学界对其理解存在分歧, 其中卢曼批评胡塞尔未能充分处理熟悉性问题。本文通过对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及相关内容的分析反驳卢曼的批评, 论证熟悉性恰恰是生活世界的超越论特征而非日常心理现象。生活世界的熟悉性具有三个维度: 作为“不变的风格”的预先被给予性、身体经验的熟悉性框架、以及经验的类型化结构。这三个维度表明, 熟悉性是生活世界经验得以可能的超越论条件, 而非社会系统运作的产物。

关键词

胡塞尔, 生活世界, 熟悉性, 超越论现象学

How Familiarity Constitutes the Transcendental Foundation of the Life-World

Yuxin Zh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Received: April 12, 2026; accepted: May 4, 2026; published: May 15, 2026

Abstract

The life-world is a central concept in Husserl's later phenomenology, yet its interpretation remains controversial. Niklas Luhmann criticizes Husserl for failing to adequately address the problem of familiarity, arguing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amiliar and the unfamiliar is the most primordial and founding structure of the life-world. This paper challenges Luhmann's critique by analyzing Husserl's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d related texts. It demonstrates that familiarity is not a mundane psychological feature of everyday experience but a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fe-world. The familiarity of the life-world manifests in three interconnected dimensions: (1) pre-givenness as an “invariant style,” which constitutes the original intelligibility of the world; (2) the familiar framework of bodily experience, where the lived body functions as the zero-point of orientation and the medium of intercorporeal understanding; and (3) the typological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through which passive synthesis pre-categorizes perceptual materials and enables the anticipation of the unfamiliar. These three dimensions collectively show that familiarity is the transcendental condition for the possibility of life-world experience, rather than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to be explained by social system opera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Luhmann’s critique rests on a methodological misunderstanding, as he interprets the life-world within the natural attitude, thereby overlooking its transcendental dimension. A proper phenomen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familiarity reveals the life-world as the subjective source of all objective knowledge, preserving the critical and foundational potential of Husserl’s late philosophy.

Keywords

Husserl, Life-World, Familiarity,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思想体系中标志性的理论贡献，这一概念的多重内涵也为理解带来了相应的理论难题：生活世界究竟指向我们日常经验中被给予的世界，还是经由现象学还原所敞开的先验领域？事实上，生活世界概念本身具有双重维度，它既是预先被给予的日常世界，又是超越论现象学的研究课题。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从系统论出发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胡塞尔用“根基”和“视域”两个隐喻来规定生活世界，但这恰恰妨碍了对熟悉者与非熟悉者之区别的分析。卢曼主张，熟悉与不熟悉的区分乃是最古老的、起奠基作用的结构，生活世界正是由这一区分框架所构成的[1] [2]。这一批评不仅触及生活世界概念的理解问题，更关涉到现象学方法的基本立场：熟悉性究竟是生活世界的内在构成要素，还是可由社会系统运作来解释的经验现象？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胡塞尔文本中关于熟悉性的论述，论证熟悉性并非生活世界的日常心理特征，而是其超越论构成要素。生活世界的熟悉性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作为“不变的风格”的预先被给予性、身体经验的熟悉性框架、以及经验的类型化结构。这三个维度共同表明，熟悉性是生活世界经验得以可能的超越论条件，而非卢曼所认为的可由社会系统运作来解释的经验现象[3]。

2. 卢曼对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批评

2.1. 卢曼的批评

卢曼对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批评集中体现在两篇重要论文中。在《生活世界——与现象学家商谈》中，卢曼通过分析根基与视域这两个胡塞尔生活世界的隐喻认为这两个隐喻实际上混淆了生活世界的重要特征。根基这个隐喻表征的是“熟悉者”的“总是已然被给予的存在”，而视域这个隐喻表征的是“不熟悉者”的“总是共同被给予的存在” [1]。卢曼认为胡塞尔未能清晰区分这两个维度，因而错失了理解生活世界构成的关键。在《熟悉性、信心与信任：问题与替代》中，卢曼进一步阐发了熟悉性对于社会生

活的基础作用。他认为，“熟悉性乃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当我们生活于生活世界之中时，我们恰恰是生活于一个熟悉的世界。我们通过象征把不熟悉者引入或转变为熟悉者，并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来认识不熟悉者。更重要的是，熟悉性构成了对社会系统之信任的必要条件：“信任必须在熟悉的世界之内被获得；世界的一些熟悉特性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将影响到人类关系中发展出信任的可能性”。

综合来看，卢曼主张需要从胡塞尔作为视域和根基意义上的生活世界转向熟悉性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生活世界之于社会结构、社会行动、社会系统的基础性含义。在他看来，熟悉与不熟悉的区分作为奠基性的区分使所有区分得以浓缩下来，“当世界在语境中由‘熟悉与不熟悉的区分’来表征时，它才显现为生活世界” [2]。

2.2. 两个核心论点

卢曼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两个核心论点：其一，胡塞尔在其生活世界理论中并未深入地处理“熟悉性”议题，以至于胡塞尔错失了熟悉性之于生活世界的构成性作用。其二，熟悉性所构成的意义系统首先不是源自生活世界；恰恰相反，是熟悉性规定了生活世界的范围。熟悉与不熟悉的区分是先于任何具体经验的、起奠基作用的。

这两个论点背后，是卢曼系统论社会学的方法论立场。卢曼试图将生活世界概念纳入其社会系统理论框架，将其解释为由熟悉与不熟悉这一区分所构造的社会学范畴。这意味着，生活世界不再是超越论现象学的课题，而是可以被社会学分析所把握的经验领域[3]。

然而，如果仔细考察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及其他后期文本中的生活世界理论会发现卢曼的上述判断存在一定问题。胡塞尔不仅讨论了能够规约日常生活经验之意义理解的熟悉性，而且进一步分析了熟悉性的三种超越论维度。

3. 熟悉性的超越论维度

3.1. 生活世界作为“不变的风格”

胡塞尔在《危机》中分析生活世界的主要目的是辩护生活世界作为意义有效性的最终来源。尽管自然科学或抽象的理论研究宣称自身作为观念性科学具有独立性，其意义有效性的发生学来源却依然植根于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是相对于理论抽象的前科学层面。

前科学性首先意味着生活世界具有一种“不变的风格”。胡塞尔指出，生活世界虽然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每一次新的经验都可能修正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它的总体风格却保持恒定。这种恒定的风格不是静态的固定性，而是指世界总是以某种可理解的方式向我们显现：它总是具有空间秩序、时间延续、因果关联、事物属性等等。这些基本的规定性不是我们在经验过程中逐渐习得的，而是每一次经验得以展开的前提。

这正是熟悉性的第一层超越论意涵，生活世界作为“预先被给予的”意义来源。当我们进行任何具体的认识活动时，世界总是已经以熟悉的方式向我们敞开。这种熟悉性不是对具体内容的熟悉——比如我知道某个街道、某个人——而是对世界之可理解性本身的“原熟悉性”。它是所有具体熟悉经验的可能条件，而非经验积累的结果[4]。

3.2. 身体经验的熟悉性框架

熟悉性的第二个维度涉及身体经验。胡塞尔在后期手稿中探讨了身体对于生活世界构成的奠基性作用。与物理物体不同，身体是感知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统一：它既是感知活动的执行者，又是感知活动的中介。

胡塞尔指出，“我的身体是我一切经验的中心，是我一切定向的零点，是我一切感知的中介。我通过我的身体经验世界，世界也只有通过我的身体才能向我显现”[1]。身体作为零点定向中心，构成了空间经验的意义框架。这里与那里、近处与远处、左边与右边，所有这些空间规定性都以我的身体为参照原点。同样，身体的原初感知能力——触觉、视觉、听觉——构成了感觉材料的原初给予方式。我对世界的每一种感知，都已经以我对自身身体的熟悉为前提。身体作为零点定向中心，构成了空间经验的意义框架。这里与那里、近处与远处、左边与右边，所有这些空间规定性都以我的身体为参照原点。同样，身体的原初感知能力——触觉、视觉、听觉——构成了感觉材料的原初给予方式。我对世界的每一种感知，都已经以我对自身身体的熟悉为前提。

这种对身体运作的熟悉性是前反思的、不言自明的。当我伸手拿杯子时，我并不需要反思我的手应该移动多少距离、应该用多大的力度；当我转头看向声音来源时，我并不需要计算声波传入的角度。这些身体运作是在“我能”的熟悉性中自动完成的。罗志达指出，“我们对自身身体的熟悉性构成了生活世界经验的意义框架”。更重要的是，身体不仅是个体经验的定向中心，也是主体间经验的联结枢纽。通过身体表达的感知如面部表情、手势、姿态，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意图和感受。这种理解不是推理的结果，而是基于对身体的熟悉性：看见他人微笑，直接理解其为友善；看见他人皱眉，直接理解其为不悦。身体表达的熟悉性构成了主体间理解的原初场域[5]。

3.3. 经验的类型化结构

熟悉性的第三个维度涉及经验的类型化结构。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概念。类型化是指意识在被动综合中已经对经验材料进行了前概念的分类和归整。

胡塞尔指出，“类型化是意识的一种原初成就，它在被动发生的层面上，将杂乱的感觉材料归属于某个类型，使对象以‘又一个’同类物的方式被给予。这种类型化不是概念的规定，而是前概念的、直观的把握”。当我们遭遇一个新对象时，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处理感觉材料。相反，这个新对象总是以某种类型的方式被给予：它被经验为“又一个”房子、“又一个”动物、“又一个”人。这种类型化不是概念思维的产物，而是被动发生层面的原初成就。它意味着每一个新经验都已经被熟悉的视域所包围，我们总是在某种预期的框架中遭遇未知。

类型化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使新经验得以可能。如果没有类型化的预期框架，每一个新经验都将是无从把握的混乱冲击。另一方面，它也为经验世界的扩展提供了通道。当新经验与预期类型不符时，类型本身可以被修正和丰富。经验的熟悉性不是封闭的固定性，而是开放的动态结构[6]。

卢曼认为熟悉与不熟悉的区分是最原初的结构，但胡塞尔的分析表明，这一区分恰恰以更深层的类型化能力为前提。我们之所以能够识别不熟悉，是因为我们总是在类型的预期框架中遭遇它；我们之所以能够将不熟悉转化为熟悉，是因为类型结构本身具有修正和丰富的能力。

3.4. 三个维度的内在关联

上述三个维度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交织、层层奠基的关系。生活世界作为“不变的风格”提供了最原初的熟悉性，也就是世界之可理解性的预先被给予性。身体经验的熟悉性框架则是这种原初熟悉性的具体体现方式：通过身体的运作，世界以空间性、时间性、因果性的方式向我们敞开。经验的类型化结构则是熟悉性在被动发生层面的运作机制：每一次具体经验都按照类型化的方式进行综合，同时又不断修正和丰富着类型本身。

这三个维度共同表明熟悉性不是生活世界的偶然特征，而是其构成性的超越论要素。熟悉性不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获得的经验结果，而是使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

4. 超越论现象学的辩护

4.1. 卢曼批评的方法论错位

在澄清熟悉性的三个超越论维度之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卢曼批评的问题所在。卢曼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基于自然态度下的日常性，因此错失了胡塞尔理论更深层的超越论维度。

当卢曼用熟悉与不熟悉的区分来规定生活世界时，实际上是在经验社会学的层面上理解生活世界，把它理解为日常生活的领域、社会行动的背景、信任形成的基础。这一理解有其合理之处，但忽略了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的哲学动机：不是为了描述日常生活的经验特征，而是为了追溯科学世界的意义来源，为了揭示客观真理之所以可能的主观成就领域[1] [7]。

胡塞尔在《危机》中明确指出，生活世界分析的根本任务在于揭示科学理念的起源和客观真理的意义构成。生活世界不是与科学世界并列的另一个世界，而是科学世界的意义基础，它不是现象学研究的终点，而是回溯到超越论主体性的必经之路。

4.2. 熟悉性：从自然态度到超越论态度

卢曼的批评之所以错失要点还因为他未能理解熟悉性在胡塞尔思想中的方法论地位。熟悉性首先是超越论现象学的课题，而非自然态度下的日常经验特征。

在自然态度中，我们生活在一个熟悉的世界，我们熟悉自己的家和自己的社交圈，但这种熟悉性只是经验的偶然特征，它可能因为生活变迁而改变，也可能因人而异。胡塞尔所关注的熟悉性恰恰不是这种偶然的经验特征，而是使一切经验得以可能的超越论条件：世界作为熟悉的视域、身体作为熟悉的运作中心、类型作为熟悉的预期框架[8]。

这一点可以通过现象学还原得到更清晰的说明。当我们执行现象学还原，将关于世界独立存在的信念悬置起来之后，生活世界并没有消失，而是以现象的方式被保留下来。还原之后的生活世界不再是自然态度下的实在领域，而是超越论意识的相关项。同样，熟悉性在经过还原之后也不再是心理层面的熟悉感，而是意识生活的构成性特征，它是意识内容得以联结、经验得以统一、世界得以显现的超越论条件[9]。

5.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卢曼对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批评未能成立。胡塞尔不仅没有忽略熟悉性问题，反而通过“不变的风格”、身体经验、类型化三个维度深入阐发了熟悉性的超越论意涵。

第二，熟悉性是生活世界的超越论特征，而非日常心理现象。它构成了一切具体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作为预先被给予的意义来源、作为身体经验的意义框架、作为经验综合的类型化结构。

第三，生活世界概念的真正力量在于它揭示了客观真理的主观来源。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理论的根本意图，不是为社会学提供描述对象，而是为一切知识奠基——将客观科学的意义有效性回溯到前科学的意识生活领域。

第四，对熟悉性的现象学分析表明，超越论现象学与社会理论之间并非简单的排斥或替代关系。社会学可以借鉴生活世界概念分析社会行动的背景条件，但这一借鉴必须意识到生活世界概念的超越论根源。否则，生活世界就有可能被简化为经验社会学范畴，丧失其批判性的哲学力量。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以其深刻的超越论意涵，为理解现代性危机提供了独特的哲学视角。当科学遗忘了自己的生活世界根源，当技术疏离了人的身体经验，当全球化消解了传统的类型框架，回归生活

世界就不是怀旧的浪漫主义，而是对意义源头的哲学追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世界概念至今仍然保持着它的理论活力和批判潜能。

参考文献

- [1] Luhmann, N. (1986) Die Lebenswelt—nach Rücksprache mit Phänomenologen.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72, 176-194.
- [2] 卢曼. 熟悉性、信心与信任: 问题与替代[C]//卢曼. 信任: 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瞿铁鹏, 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93-116.
- [3] 夏宏. 生活世界概念的社会学转向——基于胡塞尔、舒茨和哈贝马斯的分析[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149-158, 207-208.
- [4] 倪梁康.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基于《生活世界》手稿的思考[J]. 哲学动态, 2019(12): 58-66.
- [5] 罗志达. 生活世界与熟悉性——论卢曼对胡塞尔的批评[J]. 哲学研究, 2020(8): 89-98, 128.
- [6] 韩骁. 胡塞尔论世界视域的生成——从“类型”概念出发[J].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2021(1): 47-78.
- [7] 朱刚. 胡塞尔生活世界的两种含义——兼谈欧洲科学与人的危机及其克服[J]. 江苏社会科学, 2003(3): 40-45.
- [8] 扎哈维. 胡塞尔现象学[M]. 李忠伟,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9] 黑尔德. 世界现象学[M]. 孙周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